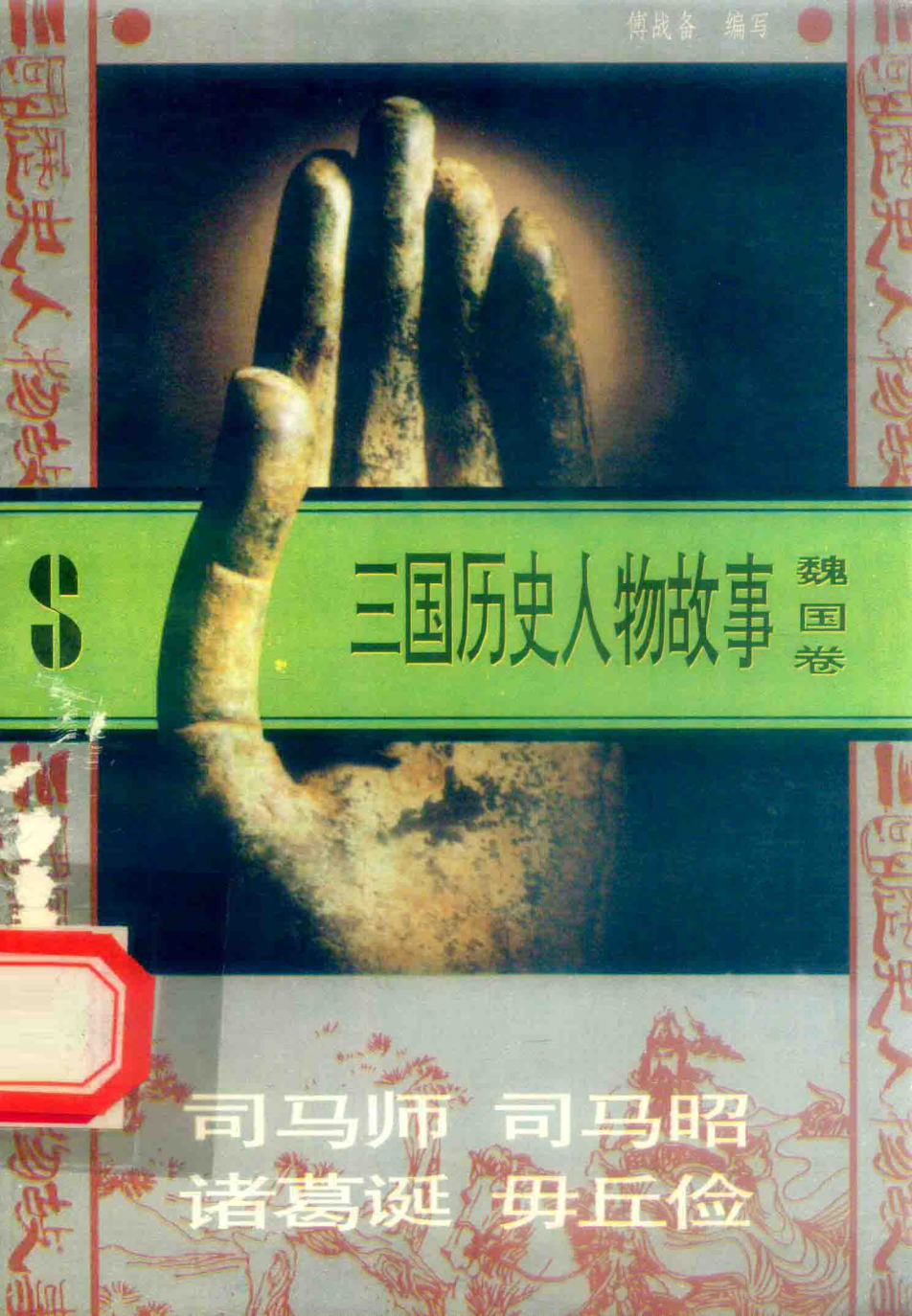


傅战备 编写



S

三国历史人物故事

魏国卷

司马师 司马昭
诸葛诞 毋丘俭

三国历史人物故事①⑨

魏国卷故事之八

傅战备 编写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国历史人物故事/张金芳主编.——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1996.11

ISBN7—5402—0764—7

I. 三… II. 张… III. 故事—中国—当代 IV. 1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14894 号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37

新华书店总经销

河北涿水化艺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89 印张 1780 千字

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0 套

全套定价:108.00 元 每册定价:3.90 元

《三国历史人物故事》编委会

主 编：张金方

副主编：宋 全 张根芳

编 委：张金方 宋 全 张根芳 罗日山

欧阳青 张哲生 高宏凡 陈少发

安全贵 张笑君 张洪顺 王一民

王继浩 李永年 韩国纲 张 宁

目 录

司马师 司马昭 诸葛诞 毋丘俭

- 一、明争暗斗魏权旁落 (1)
- 二、司马师专权废曹芳 (14)
- 三、毋丘俭讨贼身先死 (27)
- 四、诸葛诞梦断寿春城 (34)
- 五、司马昭弑君怒姜维 (48)
- 六、征伐未果后主降魏 (61)

司马师 司马昭 诸葛诞 毋丘俭

司马师，司马懿长子。魏主曹芳即位后，他曾引兵拒蜀将姜维于雍州；孙权死后，他又乘势率兵伐吴。司马懿死后他被封为大将军，总领尚书机密大事，朝政皆被其垄断。曹芳密谋除之，事情败露，于是，司马师废曹芳，擅立魏文帝之孙曹髦为魏主。此后，司马师入朝不趋，奏事不名，带剑入殿。后病逝于许昌。

司马昭，司马懿次子。与父兄共专朝政。司马懿死后被封为骠骑大将军，司马师死后，又被封为大将军，录尚书事，自为天下兵马大都督。高平侯诸葛诞联吴发兵讨伐他，他假借天子名义与诸葛诞大战于淮南，终于平定，自此威势益振，被封为晋公。后遣邓艾、钟会率军灭蜀，出于疑忌又先后杀死邓艾、钟会，升为晋王后，其篡位之心始终不死，故世有歇后语：司马昭之心——路人皆知。

毋丘俭，魏国扬州都督，镇东将军，领淮南军马。司马师专权，废魏主曹芳，他联合扬州刺史文钦，诈称太后密诏除掉司马师，率淮南八万人马讨伐，战于乐嘉，大败，项城、寿春俱失，毋丘俭夺路而逃，被

慎县县令所杀。

诸葛诞，诸葛亮族弟，一向为魏国做事，被封高平侯，总摄两淮兵马。因反对司马昭篡权，遂起兵讨伐，并以亲子为人质，联合吴国兵马，与司马昭之军大战于寿春，因势单力孤，被司马昭分化瓦解，终致失败。诸葛诞全家被斩，被灭三族。

一、明争暗斗魏权旁落

魏景初三年春正月下旬，曹睿病危，急令使者召司马懿还朝。

司马懿到得许昌，飞见魏主曹睿。

魏主道：“朕担心见不到爱卿，今日得见，死无遗恨矣。”

司马懿叩头道：“臣在途中，得知陛下圣体不安，恨不得肋生两翼，飞回京都。今日能见龙颜，是臣的幸运。”

此时，曹睿已是病入膏肓，遂宣太子曹芳到床榻前。又将大将军曹爽，侍中刘放、孙资等传到跟前，曹睿手执司马懿之手，缓缓道：“以前刘玄德在白帝城病危，将幼子刘禅托孤于诸葛孔明，孔明因此而竭尽全力，至死方休。偏邦尚且如此，何况大国呢？”说着，曹睿转头望着曹芳，接着道：“朕幼子曹芳，年方8岁，不能够掌理社稷。所幸有太尉及宗族兄弟元勋旧臣相辅，朕方放心。”

顿了顿，曹睿对曹芳道：“仲达与朕一样，你要尊重仲达。”

曹睿说完，曹芳便抱住司马懿的脖子不放。

见此情景，曹睿欣慰道：“太尉不要忘记幼子今日对你相恋的情景！”说完，潸然泪下，气断而亡，时年 36 岁。

自此，曹芳即位，司马懿与曹爽共同辅政。

司马懿有两个儿子，长子司马师，字子元；次子司马昭，字子尚；二人都有大志，通晓兵书。司马师与司马昭随父亲南征北战，练就一身胆略与武艺。

曹爽门下有政客五百人，其中有五人甚得曹爽信任：一是何晏，字平叔；一是邓飏，字玄茂，是邓禹的后代；一是李胜，字公昭；一是丁谧，字彦靖；一是毕轨，字昭先。还有一个大司农桓范，字元则，颇有智谋，被称为曹爽的智囊。

一日，何晏对曹爽道：“主公大权，不可委托他人，恐生后患。”

曹爽道：“司马公与我同受先帝托孤的使命，怎会背叛？”

何晏道：“以前先公曹真与仲达破蜀兵时，倍受这人的欺侮，以致死亡，主公如何不提防？”

曹爽猛然醒悟，遂与谋士计议一番，入奏魏主曹芳道：“司马懿功高德重，可封为太傅。”曹芳听从。于是，从此之后一切兵权都归曹爽掌握。

曹爽命他的弟曹羲为中领军，曹训为武为将军，曹彦为散骑常侍，各领三千御林军，自由出入禁宫。又命何晏、邓飏、丁谧为尚书，毕轨为司隶校尉，李胜为河南尹。这五个人天天与曹爽议事，饮酒取乐。

与曹爽相反，司马懿则推病不出，司马师、司马昭也退职闲居。

见曹爽势力日盛，且府中衣服器皿，都与朝廷无异，各

地进贡的奇珍异宝，曹爽都先取最好的占为己有，然后再进宫……如此种种，司马师、司马昭自然心中不服，想与曹爽争理，司马懿制止道：“这是暂时的状况！”司马师、司马昭便不多说，等待时机。

曹爽经常与何晏、邓飏等外出狩猎，曹羲曾劝道：“兄长威权太重，而又经常外出游猎，倘若有人算计，后悔可就太晚了。”

曹羲未说完，曹爽便叱道：“兵权在我手中，有什么可怕的！”

司农桓范也规谏曹爽，曹爽哪里肯听。

嘉平元年，魏主曹芳封李胜为荆州刺史。曹爽因一向不知司马懿虚实，便乘此时机，教李胜到司马懿府中辞行，以此探听虚实。

司马师听说李胜要来辞行，便道：“不如趁此杀了李胜。”

司马懿摇头道：“不可！”接着低声对司马师、司马昭道：“这只不过是曹爽派他来探听我的虚实罢了。”于是摘掉头冠，披头散发，坐在床上，又令二婢扶着，这才传请李胜入府。

李胜到司马懿床前，叩首拜道：“一向不见太傅，想不到竟然得此重病。现在天子命小可为荆州刺史，特来拜辞。”

司马懿故意道：“并州离北方很近，得好生提防。”

李胜道：“是荆州刺史，不是并州。”

司马懿笑道：“你刚从并州回来？”

李胜道：“是汉水上荆州。”

司马懿又大笑道：“你从荆州来？”

李胜道：“太傅如何病得这般重了？”

左右答道：“太傅已经耳聋了。”

李胜便道：“请借纸笔一用。”

左右取来纸笔。李胜将意思写在纸上，递与司马懿。司马懿看罢，笑道：“我病得连耳朵都聋了，望君此去多多保重。”说完，以手指口，侍婢便喂汤给他喝，司马懿嘴巴微动，却把汤洒流在襟前，于是作哽噎之声道：“如今我衰老成这样，死在旦夕。二子不肖，望您多多教导。您若见大将军，千万转告照顾二子！”说完，倒在床上，声嘶气喘，甚是悲惨。

李胜见此情景，回报曹爽。曹爽大喜道：“仲达如果死了，我再无忧虑了。”

司马师、司马昭见李胜离去，即到司马懿床前，道：“父亲为何要如此这般，轻视自己？”

司马懿笑道：“李胜回去，一定会告知曹爽。曹爽知我病入膏肓，必不顾忌我，只待他出城游猎时，我们便有机可图，重掌大权。”

司马师道：“父亲机智，不是我可以相比的。”

一日，曹爽请魏主曹芳去拜谒高平陵，祭祀先祖。朝中大小官僚，都随驾出城。曹爽引领三个弟弟，以及心腹何晏等人和数千御林军护驾前往。

途中，司农桓范勒马谏道：“主公总领禁兵，却不宜兄弟都出。倘若城中有变，那可怎么办？”

曹爽马鞭指司农桓范，叱道：“谁有这么大胆，敢谋图不轨！不要再说！”遂不听劝谏，依旧前往。

司马懿听说曹爽同其三弟曹羲、曹训、曹彦及心腹何晏、邓飏、丁谧、毕轨、李胜领御林军护送曹芳出城拜谒明帝坟墓，心中大喜，即来到省中，令司徒高柔，假借节钺行使将军号令，占据了曹爽的营房；又令太仆王观做中领军应做的

事，占据了曹羲的营房。司马懿接着带领以前的旧官到后宫启奏郭太后，说曹爽背弃先帝托孤的恩义，奸佞乱国，罪当废去官职。

郭太后闻奏大惊，道：“今天天子在外，这可怎么办呢？”

司马懿道：“臣有奏给天子的表章，诛杀奸臣的计策，太后不必忧虑。”

太后惧怕，只得听从司马懿安排。

司马懿急令太尉蒋济、尚书令司马孚，一同写表，遣人到黄门外在皇帝面前申奏。然后，司马懿自引大军守驻武库。

早有人报知曹爽家。曹爽的妻子刘氏急出厅前，问守府官道：“现在主公在外，仲达起兵，他想干什么？”

守门将潘举道：“夫人别害怕，我去去就来。”说着引弓弩手数十人，登上门楼，见司马懿正引兵过来，便令人乱箭齐射。司马懿只得停住。幸好曹府偏将孙谦后来制止，潘举方才命人停止射箭。

司马昭护卫着父亲司马懿，过得府前，引兵屯于洛河，守住浮桥。

曹爽手下司马鲁芝，见城中事变，与参军辛敞商议道：“现在仲达变乱，该怎么办呢？”

辛敞道：“可引本部军马出城去见天子。”

辛敞的姐姐辛宪道：“司马公不一定是谋反，只是想除曹爽将军罢了。”

辛敞惊道：“不知此事如何收场？”

辛宪道：“曹将军不是司马公的对手，必败无疑。”

于是，辛敞与鲁芝各引数十骑，斩关夺门而出。

有人报告司马懿，司马懿生怕司徒桓范也离去，便令人

去召他。桓范与他的儿子商议，他的儿子道：“天子车驾在外，不如出城见驾。”二人遂上马来到平昌门。此时城门已闭，把守的门将是桓范以前的旧吏怀蕃。桓范从衣袖中取出一竹版，朗声道：“太后有诏，可即开门。”

司蕃道：“请近前验诏。”

桓范怒道：“你是我旧吏，怎敢这样！”

司蕃只得开门放行。桓范出得城门，对司蕃道：“太傅造反，你可随我出城而去。”司蕃大惊，追赶已是不及。

司马懿得报，大惊道：“计谋已泄，该怎么办呢？”

蒋济道：“弩马恋栈豆，一定不能用。”

司马懿于是令许允、陈泰去见曹爽，对曹爽道：“此次变乱，没别的意思，只因兵权的事。”

曹爽得知城中变乱，几乎惊得跌落马下。不一时，又有黄门官捧表跪奏天子跟前。曹爽接表拆封，令近臣读诵。只见奏表中写道：“征西大都督、太傅臣司马懿，诚惶诚恐，顿首谨表：臣昔从辽东回还，先帝诏陛下与秦王及臣等，升御床，把臣臂，深以后事为念。今大将军曹爽，背弃托孤之命，败乱国典；内则僭拟，外专威权；以黄门张当为都监，专共交关；看察至尊，伺候神器；离间二宫，伤害骨肉；天下汹汹，人怀危惧；此非先帝诏陛下及嘱臣之本意也。臣虽朽迈，敢忘往言？太尉臣济、尚书令臣孚等，皆以爽为有无君之心，兄弟不宜典兵宿卫，奏永宁宫。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。臣辄敕主者及黄门令，罢爽、羲、训吏兵，以侯就第，不得逗留，以稽车驾；敢有稽留，便以军法从事。臣辄力疾将兵，屯于洛水浮桥，伺察非常。谨此上闻，伏于圣听。”魏主曹芳听毕，唤曹爽到跟前，道：“太傅的话是这样，卿当怎样裁决处

理？”

曹爽手足无措，望着身边两个弟弟，道：“这事该怎么做才对？”

曹羲道：“小弟曾劝过兄长，兄长不听，才有今日的灾祸。司马懿非常谲诈，孔明尚且不能胜过他，何况我们兄弟呢？不如自己绑缚了求见他，或许可免一死。”

刚话完，辛敞、司马鲁芝到。曹爽急问城中情势。二人道：“城中把守得铁桶似的，太傅引兵屯于洛水浮桥，形势不可逆转，望将军早作计议。”

曹爽正自深思，忽报司农桓范到。桓范对曹爽道：“太傅叛乱，将军为什么不请天子移驾许都，调遣兵力声讨司马懿？”

曹爽道：“我等全家都在城中，怎么可从别的地方借兵攻打？”

桓范道：“一般的人面临危难，尚且想活，如今主公身随天子，号令天下，谁敢不应？怎么能自投死地！”

曹爽听说，犹豫不决，只是以泪洗面。桓范又道：“从这儿去许都，不过百十里地。城中粮食，也可支撑数年。况且主公兵马，都在城南，很快会到。大司马的印，也在小将身上，主公可急做准备，再迟就来不及了。”曹爽叹一口气道：“诸官且不要催逼，待我细细考虑一番。”

少顷，司马懿差许允、陈泰来见曹爽。二人对曹爽道：“太傅只因将军权重，不过想削去兵权，没有其他的意思。将军可早归城中。”

曹爽默然不作声，又见殿中校尉尹大目到，对曹爽道：“太傅指洛水为誓，并无他意。有蒋太尉书信在这儿。将军可削去兵权，早日回府。”曹爽听说，便想依言回府，桓范急忙

道：“将军休听别人的话而置自己于死地！”

当夜，曹爽仍是不能做出决定。司农桓范于凌晨入帐催道：“主公思虑了一昼夜，为什么还不能决定！”

曹爽掷剑在地，叹道：“我不起兵，情愿弃官，只当一普通富翁就够了！”

司农桓范见曹爽这样说话，出帐大哭道：“曹子丹一向以智谋自傲，如今兄弟三个，竟会这么糊涂！”

于是，许允、陈泰令曹爽先交出印绶给司马懿，主簿杨综扯住印绶哭道：“主公今日舍兵权而自缚去降，难免在东市被杀！”

曹爽道：“太傅怎么会失信于我！”于是曹爽将印绶交给许允、陈泰二人带给司马懿。众军士见曹爽将帅印交出，便四散离去。曹爽手下只剩下数骑官僚。

众人进城时，没有一个侍从。桓范走到浮桥边，司马懿在马上用鞭指他，道：“桓大夫为什么会这样？”桓范低头，没有说话入城去了。

司马懿便护着圣驾拔营进入洛阳。曹爽兄弟三人回家后，司马懿用大锁锁门，又令八百多人围守着。

曹爽心中忧闷，曹羲道：“现在家中缺少粮食，兄长可作书向太傅借粮，如太傅肯借，则表明他无相害之心。”曹爽于是作书令人送去。不久，即有粮食一百斛送到。曹爽大喜，对其弟道：“司马公真无害我之心也！”遂不以为意。

可是，此乃司马懿稳心之计。他先将黄门张当捉拿问罪。张当道：“谋篡者并非我一人，还有何晏、邓飏、李胜、毕轨、丁谧等五人。”司马懿又将这五人也捉了。守将司蕃对司马懿道：“桓范昔日出城时，曾经口称太傅谋反。”

司马懿道：“诬告他人，罪同谋反。”于是也将桓范捉拿下狱，然后将曹爽兄弟三人及有干系的人犯，押赴刑场，斩首示众。

这时，太尉蒋济对司马懿道：“如今尚有鲁芝、辛敞斩关夺门而出，杨综不交印绶，此等人均不可放纵。”

司马懿道：“他们是各为其主，理所当然应该这样，这是忠义之人！”遂依旧官复原职，不再追究其他责任。

司马懿饶了辛敞等人，又出榜告示：凡有曹爽门下，尽皆免死，有官者各复旧职。

魏主曹芳封司马懿为丞相，加九锡。司马懿初时不肯，曹芳不准，传下旨令命司马懿父子三人同领国家大事。

司马懿忽然想起：“曹爽全家虽诛，尚有夏侯玄守备雍州等处，乃是曹爽亲族，倘若他聚众作乱，如何提防！”当即下诏遣使往雍州，唤征西将军夏侯玄赴洛阳议事。

夏侯玄之叔夏侯霸听知大惊，便率本部三千军马造反。镇守雍州刺史郭淮，听说夏侯霸造反，当即点齐兵马，前来与夏侯霸交战。

郭淮出马骂道：“你既是大魏皇族，天子又不曾亏待你，你何故背反？”

夏侯霸也骂道：“我祖父为国家建立了多少功勋，今司马懿这匹夫，竟敢灭我兄曹爽宗族，又来取我，他早晚会篡位。我仗义讨贼，何为反叛？”

郭淮大怒，挺枪策马，直取夏侯霸。夏侯霸挥刀纵马迎战，战不到十合，郭淮败走，夏侯霸随后赶来。但听背后一声炮响，众军呐喊，夏侯霸急忙勒马回头，只见陈泰引兵杀来，郭淮也回军来杀。两路夹攻，夏侯霸大败而走，折损大

半兵马。后夏侯霸无计可施，便投奔汉中降了后主刘禅。⁵

后主刘禅命姜维引兵伐魏，以便恢复中原。姜维便教夏侯霸引路，一路直奔魏国境地。

早有哨马报知雍州刺史郭淮。郭淮一面申报洛阳，一面遣副将陈泰率领五万军马，与蜀兵交战。

蜀将句安、李歆引兵迎敌，因寡不敌众，退守城中。

陈泰令军马四面围住城池攻打，又派兵截断汉中的粮道。句安、李歆城中粮食供给不上，正无计可施，忽报，魏将郭淮领兵又到。句安、李歆大惊，商议御敌之计。

那郭淮引兵到后不久，便出寨察看地势。郭淮看了心中暗喜，回寨与陈泰计议道：“此城山势较高，必然缺水，我军围城日久，他们必会出城取水，倘若咱们断其上流，蜀兵将被渴死。”于是令人截断入城而去的水源。

城中句安、李歆正自着急，忽报上流水源被魏兵切断，大惊失色。李歆引兵欲出城取水，可是刚一出城，便被魏兵围住。两军混战，李歆死冲不出，只得无功退还城中。

句安、李歆商议道：“姜都督军马，至今未到，不知是何缘故。”

李歆道：“我当舍命杀出重围，向姜都督求救。”说完，引数十骑骠悍将，开了城门，尽力突围，最后只孤身一人重伤而去，随行数十骑皆死于乱战之中。

魏将陈泰见李歆杀出城去，对郭淮道：“李歆若告急于姜维，姜维料我大军皆在蜀，必抄牛头山偷袭我军之后，将军可引一军去取洮水，断绝蜀兵粮道。我则分兵一半，径往牛头山攻击。他们若知粮道被堵，则会不战自退！”

郭淮点头应允，遂引兵暗取洮水，陈泰引一军往牛头山

而去。

正如陈泰所说，那李歆冲出重围，从西山小路走了两天，正好逢着姜维人马。李歆下马伏地麴，告道：“二城，皆被魏兵围困，绝了水源。幸好天降大雪，不然城中军马早被渴死。如今虽有雪水接济，但也甚是危急。”

姜维道：“不是我来迟，而是因为羌兵未到，魏兵又围困麴，将军有何高见？”

夏侯霸道：“若等羌兵到时，则麴二城皆已陷入魏军之手。”顿了顿，道：“我料雍州之兵，一定齐齐出动前来攻打麴，雍州城里反而空虚，将军可引兵径入牛头山，抄路赶到雍州背后，则郭淮、陈泰必回救雍州，这样，麴之围可解！”

姜维道：“此计甚妙！”于是依计而行。

蜀将姜维领兵至牛头山，忽听前军发喊，哨马飞报说有魏兵截住去路。姜维纵马赶到军前，只见对面阵前一将，大声喝道：“你欲袭取雍州，只是我已在此等你多时了！”引兵拦住姜维的，正是魏将陈泰。

陈泰策马直取姜维，二人交战一处。战不三合，陈泰不敌，被姜维挥兵掩杀，只得退守山头。

姜维在牛头山下寨，每日令兵士与陈泰交战，各有胜负。夏侯霸对姜维道：“此处不是久留之地，连日交战，胜负不分，必是诱兵之计，不如暂且退兵，再作图谋。”正说着，哨马来报说郭淮已领兵直取洮水，切断了运送粮食的道路。姜维听了大惊，急令夏侯霸引兵先退，自己断后。

陈泰分兵五路追赶，郭淮也引兵杀到，在洮水地界，两军混战。姜维虽奋力抵抗，无奈魏兵势大，又铁桶似的将其围在垓心。姜维见势危急，一马当先，冲突而出。正走之际，